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五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鍾岘

岘字長岳一作長丘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爲府參軍有良

吏傳十卷

食生物議

鮑之就脯驟於屈伸解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蚶蠟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曠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

爲口實

南齊傳周顯書

鍾嶸

嶸字仲偉岘弟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秀才除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入梁爲中軍臨

全梁文卷五十五

全梁文卷五十五

川王行參軍衡陽王暕湖記室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

上齊明帝書諫親細務

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南史七十
二鍾磔傳

上言軍官

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尙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消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僉楚，應在緩撫，正宜嚴斷祿力，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罪口。梁書鍾磔傳又南
史鍾磔傳少末二

句

詩品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耀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負矢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唱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兢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賈老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澹平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

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永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言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轅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永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遺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寓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夫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

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眾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矚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諛譁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

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爍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
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
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
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絃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
珠者踵武。固以晚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
致流別。爍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梁書鍾
榮傳

詩品上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警
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哀怨
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
爲警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
殊才。生命不諧。聲頽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繁溢今古卓爾不羣嗟夫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麗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外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

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註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嶮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雅，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疊疊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調論之致。

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尙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矇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卽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立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詩品中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

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無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助，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逐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頰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騫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嶮令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倚拓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

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夫不然可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邪。

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木傷淵雅之致然託論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豔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亮疏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惟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讚晉王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詩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間季膺黃華之唱正叔綠繁之良雖不具

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得，詩人激
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期陵公何劭，清
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於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
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期陵爲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湛，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詞，自有
清拔之氣，琨旣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辭，中郎
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
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
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壤詠懷，非列
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惋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尙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

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鑲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驂驪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詠，詭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駢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

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邁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詩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野寺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又亦道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

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詩觀休文眾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遭，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嶮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滯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詩品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便，四聲之論，或為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

胡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韻，而其實大謬。惟見范曄、謝莊，乃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褻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開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鄴林。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

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
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勣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
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稽含
晉河南太守阮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叅據元瑜下右七君詩並
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侍中繆襲散騎常侍夏侯
湛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
曰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永嘉以
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泊江表玄風尙備眞長

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宋尚書令傅亮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亦爲鮮舉矣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安孝武詩彫文織絲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質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摺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筆輒偷定之

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未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齊造戲上人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庚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郭子賈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遠圖或忽是雕蟲

齊黃門謝超宗齊尋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鐘憲齊諸暨令顏則齊秀才顧則心詩檀謝七

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以動俗惟此諸人傅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諧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瑤之詩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悵惘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遠休謂遠云吾語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況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令暉歌詩往往蘄絕清巧擬古尤勝惟百願淫矣照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王階之賦統素之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元長七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

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
貶臥龍。

齊僕射江祐詩，猗猗清潤，弟祀明塵，可懷。

齊記室王中齊綬遠太守卞彬齊端溪令卞錄王中二卞詩，並愛
奇峭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弘綽，而文體剴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
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詩，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
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
雖無多，亦自能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

微而感賞至到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直隸王鏡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五終

全梁文卷五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之遴

之遴字思貞小字僧伽南陽涅陽人宋當陽令蚪子齊永明末舉秀才除寧朔主簿入梁歷太學博士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宣惠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太中正中書侍郎鴻臚卿出爲征西長史南郡太守轉西中郎長史徵祕書監領步兵校尉歷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太清二年避侯景之難還鄉未至卒年七十二有前集十一卷後集二十一卷

乞皇太子爲劉顯誌銘啟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

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遷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髓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

梁書劉顯傳

與劉孝標書

閒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蘊鈇摘旣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警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勒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載文類聚五十八

弔震法師亡書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音盡住

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
銜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柰何柰何
僧正精理特拔經綸洽通蔬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
眾豈直息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游遇數紀迄茲平生
敬仰善友斯寄衰疾待盡不獲臨池鯁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
嘯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廣弘明集二十四

與震法師兄李敬肫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
拙摧不能己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
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
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愷藉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
眄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
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

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欷殿下自作爲銘又教鮑記室爲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爲鮑說諸事行及微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日誌石爲薦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慙劉之遴頓首頓首

廣弘明集二十四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水墮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賤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摧愛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誤匹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恆林安生遠豈能相尙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知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

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濟運。何道長而
世短。功被而身歿。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收朗日。往矣
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恆在左右。在
三之重。一旦傾殞。哀痛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
未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
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彥執。伸泄哀歎。謹裁
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廣弘明
二十四

與印闍黎書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誠無感。奄丁禍亂。攀號永往。五內屠鱗。自
咎自悼。萬歿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亂。繫想諸佛及本師。至平壽
盡。凡夫念著。母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任。遺旨以三
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塋安厝。終始永畢。
不可復希。長號懊惱。無心苟存。伏度闍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

拔必使亡靈遊於淨土不圖此啟臨紙崩絕大喜和南廣弘明集二十八上

具古本漢書異狀十事

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感在西域後古本外感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感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梁書劉之述傳

應皇太子令為劉顯墓誌銘

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
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飲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
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搏鳳池
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
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輦野埃興伏山
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士壘弱葛方施叢柯
日拱熒柳黃春禽寒斂氾長空常暗陰泉獨湧耐彼故壘流芬相
踵

梁書劉
顯傳

上遲

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齊常侍靈鞠子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
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歷西中郎參軍殿中郎車騎錄事參
軍梁臺建爲驃騎主簿及受禪拜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領吳
興邑中正爲永嘉太守遷爲臨川王宏中軍諮議參軍拜中書

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天監七年卒有集鈔四十卷集十一卷

梁書

上據傳高祖平京邑時勸進
梁王文及殊禮皆遲文也

思賢賦

豈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念於撫翼跋雄飛而但起知我於
財利之間何足多於鮑子目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
聞其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慙馭
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兼裘以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倬羣才而
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
別牆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
沈潛於懷抱之間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慚於上
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而分深葉未移而好
結尋宿草之冥處歷三紀於茲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
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答無窮而座謚

文

還林賦

爰自京師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非
謂爲文聊記行途所經云爾太嶽弭節祝融登駕炎鍾汎響青簫
靜吹丘子稅轅畿路總舳川泥穢魂故嶺結夢舊墟揆身世而載
懷鏡古今而興辭驗難停於揚轍昭易改於墨絲匪追舉而辯命
豈適伊而問蒼檐登無白璧之想負書靡黑豹之悲纒解山潮首
顧京滋仰絳堞之紛迴與素津之容裔荅橈往來芟葢經過依稀
子陵之釣髣髴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息雲露階自禽飛聽高月
度踟躕七教徘徊五禮永翦帶於關上長緝巾乎林底

藝文類聚
二十七

永嘉郡教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
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間於室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

遨遊鄜里、酬醕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甄文類聚

十五
爲王博士讓表

臣聞撫臆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矯親魯門、簡業事亡、雜吹齊雅、分替遽逝、臣才行過污、文質無廉、疏達謝於谷杜、浹洽乖夫劉揚、非除部養之勤、豈通掌固之業、

甄文類聚四十七

爲范尚書拜表

昔滕公移晷於泗亭、陳遂雷懼於博進、祿止一守、官窮九列、臣獲照秋陽、取沃淮海、發蒙去佞、已若松喬、匪富伊榮、須臾至此、賞參十亂、躬越五水、歷覽前載、孰與爲匹、

甄文類聚四十八

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

是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履晚年、豈以克勤在念、易農伊

秦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揮旄百越，值天地中間，神武再廓，麻絲是蓄，管榭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機規獻，實在得人，況處庸微，何用膺荷，蘇文類聚四十八 御覽二百十九

爲何尙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

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旣慙伯豪，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當尺可參，必簡英俊，蘇文類聚

四十人

爲柳僕射讓光祿表

竊聞故孫以規獻爲職，彝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門，臣以疢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日非喻，臣之庸薄，文屋物論，假以克壯，報效無階，而嬰離沈痼，日月滋甚，聖朝畱管，履之舊愆，降帷蓋之餘矜，榮不徒行，事存寵渥，蘇文類聚四十九

荅舉秀才啟

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畢脩，九攻具舉，猶乃物色闡曆，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藉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聞終闕，恭奏青蒲。蘇文類聚

五十

爲范雲謝示毛龜啟

玄甲應於姬涓，青鬃符於夏室，翱翔卷目之陰，浮遊蓬葉之上，藏米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爲化，故能寶瑞間圖，珍祥映諫，聞出蕃畿，繼踵郊甸。藝文類聚九十九

與陳伯之書

出世當作
世出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出世，棄鷺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開國稱孤，朱輪華殿，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虞，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

知下脫此
字

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
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
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緇劓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
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
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風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
不竊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
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
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借命驅馳旣喪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
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
盈理至焦爛況僞髮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
頸蠻貊懸首棄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不
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

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搆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浴泣，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巨渥頓首。

文選梁書陳伯之傳南史六十一蘇文類聚一

五十
硯銘

硯

壁

蘇文類聚
五十八

硯

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

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鑑光達，爭驅俊秀，匪

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往諧是謂能官闔阿
望幣釣嶼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柔韶三珥服冕乘
軒鳴玉飛翠不貪爲寶貴而能貧唯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
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咏眇望周行式
瞻林壑灑沃紛埃擯揚流俗言必玄遠神唯珠玉色恬喜愠心豈

榮辱

藝文類聚
四十八

裴邃

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齊建武初爲府主簿舉秀才對策高第
除奉朝請東昏嗣位爲撫軍始安王參軍尋奔魏爲司徒屬中
書郎魏郡太守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出爲輔國
將軍廬江太守加右軍將軍封夷陵縣子遷冠軍長史廣陵太
守左遷始安太守未至郡遷右軍諮議參軍像章王雲麾府司
馬出爲竟陵太守遷遊擊將軍又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

北梁秦二州刺史還爲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閣將軍遷大
匠卿普通中爲假節信武將軍除持節北徐州刺史未之職遷
豫州刺史進號宣毅將軍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侯諡曰
烈

致呂僧珍書

昔阮或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

如之何

梁書裴邃傳邃左遷始安太守乃致書於呂僧珍

移魏揚州刺史長孫稚

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迫此亦
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

魏書揚州刺史裴邃治

合肥規襲壽春已募輸兵士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

裴之橫

之橫字如岳邃兄髦之第十二子爲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

直閣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爲河東內史遷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承聖中除吳興太守敬帝承制除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拒蕭淵明於東關敗死贈侍中司空謚曰忠壯

荅貞陽侯書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卽彼行人遠到京城大慰應有成命但江山負阻未奉朝廷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鄰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啟行戎旌望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旣睽江淮成阻青黎裁封雖繼西鳥之辭白雪在天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空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肥水彼之敬送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之橫白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

巨仲孚

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爲盜郡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父憂去職明帝卽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遷山陰令以賊敗會赦入梁復爲山陰令治爲天下第一超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徵爲尚書右丞遷左丞進衛尉卿歷南郡江夏太守終豫章內史卒贈給事黃門侍郎有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緝神滅論

伏覽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眞俗理超繫表義貫羣識鑽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銜戢存眷巨仲孚白

弘明集十

馬元和

元和齊末爲兗州刺史天監初歷司農郎

答釋法雲書難范緝神滅論

辱告，頒示敕旨，垂於臣下。審臣滅論竊聞標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惟仁是極。故眾教表徊，理詰於惇善。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闢道歸一，萬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摛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無二。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卽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禮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清。神滅之爲論，妨政實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悌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情於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厝。弟子

馬元和南弘明集十

蔡傳

傳一作擯字景節濟陽考城人宋左光祿輿宗子仕齊至給事
黃門侍郎入梁終吳郡太守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康子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奉宣敕旨答諮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辨雖復前聖眷
言後英猶惑叡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陵萬古而擅奇悟方來以
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蔡傳和南

弘明
集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尚書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六終

全梁文卷五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峻

峻字孝標，初名法武，平原平原人。齊永明中，南奔。建武中，爲豫州府刑獄。梁受禪，召入西省，免。安成王引爲荊州戶曹參軍，以疾去職。居東陽之紫巖山。普通二年卒。門人諡曰立靖先生。有世說注十卷，集六卷。

送橘啟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噴人。皮薄而味珍，脈不黏，膚食不畱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茗鮮。可以漬蜜，擅鄉之果。靈有此邪。橘錄

荅郭峙書

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蓬逝，波駭雨散。動隔山川，故無由

交羽觴薦雜佩，睨浮雲以播首。臨清風而浩歌，變燧迴星亦云勞。

止

魏文類聚三十

追答劉秣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致之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尙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際駟不置，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文選梁書

劉峻傳 甄文類聚三十四

與宋玉山元思書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象，賓徒波湧，與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

則方鑿圓枘，鉏鋸難從。翔鳥遊魚，蹊蹶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口口，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首鮮和。河西名職，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鷺起，騰霞躋漢。將由囿空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芻跗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僖，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垂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勸與。

蘇文類聚三十七

荅劉之遴借類苑書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疊疊於紉紉，閱微言於殘竹。嗚飮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迴塘，莫辯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讎。搦管聯冊，纂

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益
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土大夫哉

藝文類聚
五十八

與諸弟書

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
悠然不相存臆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

文選
廣絕

交論
注

與何炯書稱劉訐劉歊

訐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歌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

稷寒年之繼纊

南史四十九劉訐傳
族祖孝標與書稱之

與舉法師書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逃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斬仙之望石髓太
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昃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頤攝衣裳虹蜺
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葉酌清澗之流澌旦候歸雁晨鳥暮聽羈

雌獨鶴神影影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旁
若無人孝然堅臥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騫經囿矧
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
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深思內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
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
昔旅浙河嘗觀組纈不覺紙焚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
璧意睽睽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潛
湧其隈隈岬以玉抵鶻昔傳餘寶冀闕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
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釋藏輕九廣宏
明集二十四

辯命論 并序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
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

梁書作
大目

因言其志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梁書作 豈日者卜

視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

高才而無貴仕，曠譽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

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至於鷓冠，竊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諛諛謹

昨，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

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

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

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

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

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

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刻。至德未能

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
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
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
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附
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推迅翻於風穴梁書
作風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璣並一時
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璣則志
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
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梁書作相繼殞落宗祀無
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
韞奇才而莫用微梁書作倏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
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
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

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間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嚙頰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間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相刑歷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

曾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
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
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
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
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攷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
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
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策歷說而不入牧豕淄
原見棗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澆死霜露其爲詭恥豈崔馬之流乎
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監前愚而後智先非而
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志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
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
渾敦構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耒於巖石之下橫謂廢

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螿蠹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瀝洛傾五都居先生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沮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對嚴母掃墓以望喪

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
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梁書作
不極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風

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
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
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穢，未甚東陵之醜，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
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
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
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
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
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
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違遑

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文選梁書劉峻傳
藝文類聚二十一

廣絕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緝相感霧涌雲
蒸嘤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膝志婉變於壙篋聖賢以此
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
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久駱驛縱橫
煙霏雨散巧厯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葬敘粵謨訓極
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
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開風烈龍驤螻屈從道汗隆日月聯
璧贊疊疊之引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

成之妙曲。此宋生得玄珠於赤水，謾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譎狙詐，颯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烏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盪其燥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雖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驟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厥沓鱗萃。分雁鶩之稻，梁雷玉笋之餘。懸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

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
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頞，涕唾流沫，
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
叢零葉，飛沈出其願，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紉公
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間，攀其鱗翼，可其餘論，附騏驎之
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
合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
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
刎頸起於苦葢，是以伍員濯漑於宰誦，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
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纒，衡所以揣
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
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彌散河漢，視若游塵，遇同
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纒微影撇，雖共

工之蒐慝、雕究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支砥峙、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鬪鬪、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橫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

則肝銜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恆滿蹈其閭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冥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嶂嶺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靈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鰲獨立高山之頂嶽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雲澗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南史五十九苑
文類聚二十一

東陽金華山棲志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

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
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
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毛羽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
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濡濡霧露彌願間逸每思
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蚬豎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
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鄙是生竹箭山
川秀麗皋澤塊鬱若其羣峰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
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
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兩師寄此乘烟故瀾勒赤松之名
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
棲成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
蘊靈藏聖列名仙諫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
九轉金華之皆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摩遮坡陀下屬深

滋噴岫嶷嶷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墜路迫隘魚貫而升
路側有絕澗開闢摩谿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
便有廣澤大川泉陸隱脈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
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
泉清瀾微震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涵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
錯懸瀉瀉於軒薨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益楓櫨
椅檉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裏枳
白蒂抽紫莖櫛藟茶蘼捎風鳴籟垂條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
華菓攢列至於青春綴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
樂負霞宜男泣露芙蓉紅蕖照水泉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獨憂
亡疾丘阿陵曲眾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
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
紫丸翺翺羣鳳風胎雨霰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

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乃鳩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螭候曙聲
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嘯飛猿乘煙永吟嘈噴嘹亮悅心娛耳諒所
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遶宇
臨崖博敞間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
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燕法
鼓且聞予則跼蹙振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
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
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則下望雲雨蕙樓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
軒玲瓏煙霧日止卻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餽星髓吸流霞將乃
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則雕琢刻削頗類人工
躍流瀦瀦滂湧泱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
藥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
鄭白泱泱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雁充厭春蠶旨膳碧雞冬蕡

味珍霜鷄，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國，蕞蔣逼側於池湖，菅蒯
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牣，崖巖歲始
牟季，農隙時間，濁醪初釀，醪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
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嘏，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嘔噓詭
歌，舉盃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鷺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
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樵生齒，劍楊子墜閣，
較其優劣者哉？

釋藏經九廣弘明集二十七
又略見藝文類聚三十六

相經序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
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
瞳纓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偃月角之奇，龍楫
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纒，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

犀起蓋隱鱗交映井宅既兼貪匱已實柳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
及其深目長頸頽頽感羈地行鷲立寂喙鳥味筋不束體血不華
色手無春莢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平窮乏
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棲遑之迹豐本知其有
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阜隸晚矣初
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蘇文類聚

七十
五

自序

蠻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

南史四十九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
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
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
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慙軼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

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
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
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溢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
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
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敘
遺之好事云。梁書劉峻傳

劉歆

歆字士光。峻族孫。不仕。諡曰貞節處士。有集八卷。

革終論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

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勳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淫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攷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卽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卽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

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三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鞋，奚珍南史作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爰珍，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

鬻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

南史作復魄

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

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敏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塹塹足容棺不須塹壁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杵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梁書劉歊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七終